

李育善散文集《惊蛰之后》

# 一种真诚本质的写作

□贾平凹

李育善是我的乡党,家乡离我家也只有不到10里路,我小时候就在他的家乡修水库。李育善特别能吃苦,特别厚道,对于文学也特别挚爱,他不属于才子型作家,但是他很朴素,为人真诚,他的写作不偏执、不矫情、不故弄玄虚也不哗众取宠,基本上可以说很质朴。李育善为人真诚,我举个例子,大家仰头望夜空中的明月时,别人都在描述月亮是银盘、女人的脸等形容词,到李育善这里他就会说这月亮真亮,这月亮真好,他说得非常简单朴实,但我觉得特别本真,或许说得有些笨拙,但是他能说到事情的本质上去,说到本来的一面,这一点也是让我特别欣赏的一点。我也同意李敬泽给他写的评论里的一个观点,就是李育善的视野是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再到中国,不是从中国到省城到县城再到一个村庄,他提供的是另一种打开中国之门的真实、准确的途径。

一个作家肯定要写他熟悉的这个时代,或者说作品一定要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有作家对时代的感知。《惊蛰之后》这部作品的大部分篇章都写的是作者在工作中遇到和经历的事。比如说里面写到扶贫,扶贫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主题,李育善也参与其中,他不从宣传角度去写,而是把自己融入一个村庄的真切感受写

读李育善的散文集《惊蛰之后》,我讶异于他文字的练达与古雅,也信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道理,字里行间有着那么几许贾平凹散文的语感和丝丝缕缕的影子。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的写作,浸润在贾平凹作品字里行间古意典雅的语感是扑面而来的。很多人认为贾平凹古文功底非常好,他自己却另觅根源:“商州和陕西那个地方,古文化氛围浓一些,稍加留意,并不是故意学那些东西。”而我要说的是,商州和陕西的古文化氛围,也同样影响了李育善,才让他的散文写作有了儒生般的关怀,他与兄长贾平凹同乡,说到底是文脉同源的,而贾平凹这棵文学大树过于庞大和巨量,也为李育善撑起了能快点“长木柱天”的天与地。

生活味和写实情,是李育善散文的可贵之处。多位评论家都已经意识到了李育善散文中涉及乡村生活题材的篇章,正在形成一种人类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令以笔记、方志为标记的文章传统在中国人的当代书写中继续薪火传承。的确,当今仍然有很多人在以散文吟咏故乡,但由于多是远离故乡的写作,“那是在作诗,是过度的缘饰和浪漫,是形而上学猖獗,对作者来说,故乡仅仅在纸上、在语言”(李敬泽语)。穆涛也指出了写当下农村的散文,应警惕一种“失真”。其实,不止散文,包括小说,写乡村“失真”,几乎已经是当下乡土文学写作的一个重病。近40年,乡土小说产量也很大。但是,柳青式文学书写——写实的传统、文学为人生的传统和文学表现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在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当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

## 生活味与写实情

□刘艳

展。反映乡村生活的小说数量巨大,有的通过带有浓重社会问题性质的事件书写乡村,有的通过书写乡土中国面临现代性社会转型所遭遇的无数畸形现实表达深刻思考和危机感,但是,这些往往是从远离乡村的外部视点来写乡村,或多或少带有主观臆断和脱离生活本身和实际的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多是已经远离乡土多年的“文化人”的身份,也罕有作家能够像柳青、赵树理当年那样扎根在农村,为了创作长期在农村体验生活。

在众多写乡村不像乡村的乡土小说当中,有着近40年务工经历的四川基层老作家贺享雍,写作乡土小说能够格外贴近乡村实际生活,而散文中继续写乡村的“真”的,应该属李育善了。《到乡下去》《担保支书》《乡镇干部》《一个村子的选举》《到村上去》等,几乎可以为我们了解当地的地方性知识、风土人情等,提供最好的参照。《一个村子的选举》,记录了村里的选举,而这篇散文无比求真,它将是“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费孝通)的真正记录。

在中国,散文的传统源远流长,五四以来,散文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成绩斐然。散文作不得虚和假,所以,没有丰厚生活积累和对生

活始终保持睿敏的目光的作家,很难写好散文。散文不是小说,它主要是抒情和记事,散文一般不虚构故事,尽量不对原始的故事作过多地虚构变形。近年虽有很多散文作者喜欢虚构故事,很多散文的研究者也在争论散文到底能不能虚构。但是,大家终还是认为散文抒情、记事、应不作小说式的虚构——是散文写作的基本伦理。在李育善的散文当中,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生活味,散文求真、重写实,这在李育善的《惊蛰之后》当中的每一篇散文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农家生活》因为生活味的浓郁,毫无波澜竟然也深深打动了我。《往事两种》《老周的心事》《老马》《锅炉工老刘》《教书》《寒风里的拥抱》等篇,无不以馥郁的生活味和写实情,打动读者。

《惊蛰之后》中,最打动我的一篇是《我和平凹兄长》——这篇散文,无论是从语言炼字炼意还是情感的抒发表达,在整本散文集里,都是最好、最为上乘的一篇,自高一格。文学大家贾平凹的音容笑貌跃然纸间。原因何在?概因李育善对于兄长贾平凹有着最真最深的情怀使然,也在告诉我们,生活味与写实情,永远是散文写作的真谛和应该被重视、重申的散文写作伦理。

来了。这是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

由于载人深潜工程和国家安全、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许多资料还在保密之中,还没有到公开和正面表现的时候。因此,报告文学要完成创作,实现主题,必须要有自己独有的发现,才能实现独到的价值意义。陈新很幸运,在唐嘉陵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发现。

作品通过唐嘉陵的眼睛,看到3000米深处的海底世界,看到了5000米的海底世界,界,看到了7000米的海底世界。作家用文学也就是用散文的方式细腻地记录下唐嘉陵眼里的海底现实,展开了人类从未见过的神秘惊奇的世界。材料的限制却让文学有了意外的收获。

正是在这里,报告文学的文学魅力体现出来了。由于条件的严格限制,我们还没有办法通过更为丰富的艺术手段想象和描绘这个神秘的谜一般的世界。目前只有依靠人的眼睛,也就是为数不多的深海潜航员的眼睛,才能有限地看到真正的海底。而只有文学可以借助潜航员的眼睛进行生动可感的描绘。

仅这一点,我们就得对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刮目相看。

也许,这是文学第一次去探索和感受这个不可知的世界。由于中国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文学终于有机会触及到这个世界,从此,我们的文学世界里,开辟出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深海世界。读这些描写性散文很浓的文字,我们一方面感受作家的情感,一方面又看到这些文字的独特的价值。这就是这部作品独有的文学品质所在。

虽然陈新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还是一位成长型作家,但他捕捉生活感受生活发现生活方面的超凡能力,使他的作品在众多同一题材作品里有了自己独到的发现。而这种发现却意外地把他带入了一个文学或其他类艺术几乎从未涉足的描写世界。

这部作品不仅站到了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也开拓了报告文学表现的新领域,对中国报告文学的文学价值的构建,有了自己的新发现。

## 报告文学的文学品质

□张陵

青年作家陈新报告文学的写作经验并不多,但他善于学习、勇于探索、敢于抓重大题材、敢于冲击时代思想的制高点,继长篇报告文学《嫦娥揽月》之后,又创作了《蛟龙逐梦》这部厚重的作品。这部报告文学以我国载人深潜工程为题材,向读者报告了中国科技进步的又一重大成果,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讴歌了献身这项工程的中国科学家,从而讴歌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塑造了奋进的中国形象。

可以说,载人深潜与中国在航天、高铁、核能、桥梁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一起,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的高科技进步,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进成果,也是中国故事最具时代精神高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中国奇迹。

一个作家,应该积极热情地抓住这些重大题材,打造突现时代主题,反映我们火热的现实,同时,使自己的创作不断感受生活最鲜活的气息,融入伟大激奋的时代精神之中。也就是说,使自己的作品在时代生活的进步中不断进步,在人民伟大创造中获得创造的精神。

陈新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投入报告文学创作的,所以他的作品题材重大,主题突出,立意高远,格局宏大,能够真实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

面对复杂深奥的高科技生活,陈新显然知道怎样去表现才能最真实、最准确和最生动。他紧紧抓住深海潜水器的潜航员唐嘉陵这条线索展开描写,深入地打开作品主人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突出作品主人公的英雄品质,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并通过这个代表性的人物,更加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科技战线特别是载人深潜领域

现实,实现了这项工程对国家建设、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实力的意义,实现了作品深刻的主题。

我们会注意到,作家陈新曾在小说、散文和诗歌方面有着不俗的成绩,创作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转入报告文学创作后,仍然在探索报告文学写作规律中保持自己的文学特长和优势,并把自己这种优势融入报告文学的写作中,以提高报告文学的文学品质。

他的这种对思想艺术的追求,显然已经使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唐嘉陵的形象厚实丰满了起来。这个中国第一批深海潜航员从一个贫穷的苦孩子,到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从一个有志青年到献身国家的英雄。他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励志奋斗的精神,充满了对亲人的感恩报达,充满了改变人生命运的渴望。

而这一切,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形成我们时代正能量的应该大力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把个人的命运融入时代主题中去表现,从而大大开拓了人物的思想格局,使人物挺立在时代精神的高地上,像一面旗帜一样鼓舞着我们。所以唐嘉陵这个人物是真实的,是时代英雄。同时又经过作家的文学加工,塑造成为一个很有思想力量的报告文学人物形象。

其实,真正实现这部作品独特文学品质的,还不是作品中作家写得有些得意的人物成长史,也不是作家重点描写的母子亲情以及相依为命的关系,而是唐嘉陵在深海潜航的探索过程中与深海那种深深的情感关系。这个关系被作家敏感地捕捉到了,并表现出

了。这是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

由于载人深潜工程和国家安全、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许多资料还在保密之中,还没有到公开和正面表现的时候。因此,报告文学要完成创作,实现主题,必须要有自己独有的发现,才能实现独到的价值意义。陈新很幸运,在唐嘉陵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发现。

作品通过唐嘉陵的眼睛,看到3000米深处的海底世界,看到了5000米的海底世界,界,看到了7000米的海底世界。作家用文学也就是用散文的方式细腻地记录下唐嘉陵眼里的海底现实,展开了人类从未见过的神秘惊奇的世界。材料的限制却让文学有了意外的收获。

正是在这里,报告文学的文学魅力体现出来了。由于条件的严格限制,我们还没有办法通过更为丰富的艺术手段想象和描绘这个神秘的谜一般的世界。目前只有依靠人的眼睛,也就是为数不多的深海潜航员的眼睛,才能有限地看到真正的海底。而只有文学可以借助潜航员的眼睛进行生动可感的描绘。

仅这一点,我们就得对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刮目相看。

也许,这是文学第一次去探索和感受这个不可知的世界。由于中国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文学终于有机会触及到这个世界,从此,我们的文学世界里,开辟出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深海世界。读这些描写性散文很浓的文字,我们一方面感受作家的情感,一方面又看到这些文字的独特的价值。这就是这部作品独有的文学品质所在。

虽然陈新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还是一位成长型作家,但他捕捉生活感受生活发现生活方面的超凡能力,使他的作品在众多同一题材作品里有了自己独到的发现。而这种发现却意外地把他带入了一个文学或其他类艺术几乎从未涉足的描写世界。

这部作品不仅站到了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也开拓了报告文学表现的新领域,对中国报告文学的文学价值的构建,有了自己的新发现。

2006年2月号《美文》(上半月刊)发表了李育善的《乡镇干部》,同年5月,被《新华文摘》(2006年11期)转载。2011年5月号《美文》(上半月刊)发表了他的《一个村子的选举》,亦被《新华文摘》14期全文转载。《乡镇干部》写的是他任职务时的几个生动细节;《一个村子的选举》是他担任商洛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记述并剖析一个村子选举的全过程。这两篇散文的突出之处,是对中国农村在当下社会转型阶段真实状况的判断与思考,虽是个例,但具代表价值。

李育善的散文侧重写实,他是实实在在的写,可以说是工作实录,以工作经历为引线,考察社会节奏及民风之变,着眼点具体,用心沉重。《乡镇干部》和《一个村子的选举》之后,他转任商洛食药监局局长,又集中写出《食与药》《惊蛰之后》《今夜在行动》《暗访》《2015年的第一天》《2016年的第一天》《商洛到北京》,这些文章的核心是食品与药品安全的复杂现状,以及生态保护的责任之重和代价之痛。

我和他是几十年的兄弟,还是他文章的第一读者和责任编辑,他每写成一篇文章,先要发给我,我也是不客气地说出我的读后感。说实在话,李育善是一位有良心和良知的公务员,但也是一个没趣的人,特没趣的那种,酒喝多了都不会开玩笑。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写文章。作为基层官员,头绪多,麻烦多,谜团多,但他杞人忧天,执迷不悟,用潜心思考,保持着一颗洞明之心。

### 承重与自重

散文写什么?当然是写人,写社会。这本来不该是问题,不必多谈的,但当下的散文写作似乎真成了一个问题。我打一个比方,如果把散文写作的内容和题材,用一个星期的范畴去观察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从周一到周五是人们的工作时间,姑且称之为社会时间,一个人的基本价值,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实践并实现的。周六和周日是业余时间,姑且称之为私人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亲人聚会,娱乐休闲,旅行或者读书。我们当下的散文作品,写业余时间的占着大多数。当然,散文写作要是没有了情和趣,就少了些味道,但如果以情和趣为主,这味道中又缺了神气和大器。

散文怎么写?其实散文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定数。但无论怎么写,得写出新的认识。传统中国人讲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立言的根本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言立而文明”。我的第二个比方是写作如同跳高,无论怎么跳,背越式、剪式、滚式、俯卧式,跳出高度是最要紧的。跳高比赛中谁准谁打破纪录,指的都是高度。

散文写什么,散文怎么写,如果用最简单的说话要知道承重,也要知道自重。

从这个角度讲,李育善的散文有承重,也有自重。

### 哪一滴雨水能代表一场洪灾

这是一句外国的民谚,我借过来代指一篇散文中细节的内涵和寓意,以及细节之间的关联与纠结。

我举李育善散文中的几个细节:

## 现实写作要写到实处,也应见到趋势

□穆涛

写一位退休后自愿上山种树的老教师:“就这样,一个人,一面坡一面坡地挖山种树。在这里,山呀树呀鸡呀松鼠呀都是他的朋友,实在闲了,就把他们当学生给上课。他说,‘你看这些树长得好,就是我教的好呀’。”(《商洛到北京的水》)

写丹江上游生态保护:“邻居老刘家,年前儿子娶媳妇,老公公一早就给倒尿盆,还拿到河里洗,被他老婆骂老骚气。老太太边骂边去给管事的交罚款。”(《商洛到北京的水》)

散文中的细节与小说里的细节不同,小说的细节有因果,上承下接。开头写了墙上挂着一杆枪,后来这枪不仅要打响,还要引发一系列冲突。散文中的细节彼此烘托,就像一场大雨酿成的洪灾,再大的雨,也是一颗一颗的雨滴构成的,这些雨滴要独立,要鲜活,雨滴与雨滴再密切关联着集结起来,才构成了大的力道。李育善的散文中有不少让人记住的细节,他的下一步是多写出属于自己的细节。

### 桑梓的动态以及走向

李育善的这本散文集,主要写当下的农村,写得真切、鲜活,也写出了社会转型状态下的杂乱。写农村,应警惕一种“失真”,但中国作家“失真”写着农村是有传统的。

比如“田园诗”。中国的农村古以来都是超重负荷的。所谓的“农本”,就是国家的核心重量由农村和农民承担,桑梓之苦远重于田园之乐。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一句座右铭,“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得志时候书生报国,意气风发,大袖飘飘走天下。失意了,或者致仕退休了,为修养身心和人格,归隐乡间一隅,田园于是成了古代文人们独善其身的“公共场所”。说白了,田园诗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求身心舒坦,或文化妥协的一种寄托方式,察其动机,不是为了写出真实的乡村中国,更无探究世道民心,乃至民风动向的精神取向。

田园诗也有一个亮点,给自己放松,不给朝廷涂脂抹粉。精神放松,但人品和品独立。隐身,但不沦落。田园诗,按照文学史里的惯例,是从东晋的陶渊明说起,实际上还应该往前推,源头是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

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但旧文学史里,竟没有一部直视农村现实和农民苦衷的重量级作品。

田园诗中倒有這樣的个例,“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但也是个例而已。

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脱胎换骨般变化着,我们通过具体数字看这种变化,当下有2.6亿“农民工”,这是中国职业中的“新人类”,分布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包括县城。这个群体如果不能“软着陆”,将是中国最棘手的大问题,在这个群体的背后,还有几千万的留守儿童和老人。今天的农村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文明和落后、进步与保守,已经关乎中国社会进程以及未来趋势。

李育善写农村,可贵之处就在于直视着去写,但他还有待于写得更好,我期待他的下一本。

## 不断追求新视觉

——陈奕纯的画家散文 □林伟光

陈奕纯是一位有成就的画家,却也是一位另类的散文家。说他另类,可不是贬词,而是说他别具一格,以一种独具魅力的散文书写,给沉寂而陈陈相因的散文创作带来一种崭新的气象。

他说,书画是文学的艺术延续,文学是书画的高度提炼,两者互补。在不断的学习和创作中,他不断追求散文的新视觉。他说,用自己学书画、创作书画作品的亲身感受,来感染读者、激励读者,让作者、作品、读者置于同一时空——这是他的散文创作观。

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作家,正如他在国画的创作中所追求的,一定要做到最有风格。

陈奕纯的散文究竟好在哪儿?我想,这或许与他的独特视角有很大关系。读他的散文,不止唯美,富有真情,光凭这些其实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他把画面的技巧也融进了文字的描写,故王巨才说他的散文,那是一种蕴藉绵长的文字,充满灵性,有色彩、有声响、有气息、有温度、有汁有味、优美传神的文字。请看他写丹霞山的文字吧:“好一片着了火的霞光,好一片着了火的山!霞光的源头是霞光,山的源头是山!一挥手,火,咆哮着,奔涌着,一路奔跑着就上来了。”这何止是散文,还是一幅色彩浓烈的画。

把散文当画来创作,让文字有着色彩的夺目、线条的生动、水墨的灵动,这是陈奕纯散文创作的美学追求,也是他希望达到的理想境地。

散文,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字,我们所常常阅读到的就是这类东西。似乎写的人不少,而自称散文家的也很多,但最难的是能出奇制胜,能跳进眼帘的惊艳。

不能说大家不努力,也有不少写作者,的确在做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这些努力的成绩是令人感动的。对于这群苦吟派的创作者,我们得再三致敬。

但无疑,陈奕纯这样的画家,还有众多的散文圈外人士的闯入,是一种新鲜力量的驱动,如刮了一股劲风,在散文界卷起了阵阵激荡的声音。

现在,陈奕纯似乎有些“不务正业”,他花在散文

创作上的时间更多。如他的一篇新作《我是我自己的药》就刚刚刊登于2018年1月